

中國現代散文選



腹旦中大京
編

前 言

红日喷薄，冰化雪消，春光融融，百花齐放……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最好不要心闲手懒。爬山越岭去吧，采集各种奇花珍果，捧献给我们的时代。

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收集了七十多位新老作家的
心血之作，编选成这本散文集的。早在好几年前，由于教学
的需要，我们曾想把现代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编选成册，作
为教材。但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多少优秀的革命
作家身受诬陷；多少灿烂的艺术珍品被蒙上黑纱，打入冷宫，
禁止阅读。编选工作屡遭中断，大家心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今天，粉碎了“四人帮”编选工作才迈开了新的步伐。

这本散文集，共选作品一百一十一篇。这不过是在散文
的艺术之宫里，选取的一小部分。这些作品都有着自己的艺
术特点和风格。无论抒情，还是叙事，都别具一格，各放异
彩，值得文学道路上的后起之秀欣赏、学习。

由于编者水平和篇幅的限止，定会有珍品遗漏和无法包
容的，这只能恳请作者和读者见谅。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五月

中国现代散文选篇目

(按作者姓氏笔划为序)

英雄黄继光献身的一刻·····	万福来(1)
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巴 金(6)
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	巴 金(10)
上海, 美丽的土地, 我们的·····	巴 金(16)
廖静秋同志·····	巴 金(23)
挥手之间·····	方 纪(27)
上天都·····	丰子恺(35)
忆西榆林·····	韦君宜(39)
高原· 风雪· 青春·····	王宗元(47)
湖光山色之间·····	冯 牧(64)
洛阳灯火·····	白 桦(75)
捕银鱼的人·····	艾 煊(80)
记金华两个岩洞·····	叶圣陶(91)
桃子熟了·····	叶君健(95)
童话的时代·····	华 山(101)
樱花赞·····	冰 心(108)
小橘灯·····	冰 心(113)
咱们的五个孩子·····	冰 心(116)
养花·····	老 舍(130)
长江三日·····	刘白羽(132)

红玛瑙·····	刘白羽(140)
万炮震金门·····	刘白羽(150)
日出·····	刘白羽(154)
秋窗偶记·····	刘白羽(158)
记陶然亭·····	刘盛亚(165)
山·湖·草原·····	李若冰(168)
祈连雪纷纷·····	李若冰(175)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187)
第二次考试·····	何 为(193)
卢家秀·····	沙 汀(197)
井冈山散记·····	杜 宣(207)
乡情曲·····	杜 埃(214)
家乡夜曲·····	张 峻(219)
海南岛散记·····	陈 窗(223)
漓江春雨·····	陈 淼(254)
老年监督岗·····	陈泽群(260)
珠江岸边·····	陈残云(263)
沙田水秀·····	陈残云(271)
篝火·····	严文井(279)
火焰山上的四十天·····	何永鳌(286)
鹿特丹港巧遇记·····	陆俊超(307)
星汉灿烂·····	邹狄帆(313)
鹿的故事·····	玛拉沁夫(321)
夜泊山峡边·····	林 之(328)
撑渡阿婷·····	林 遐(337)
红旗·····	杨 石(342)
荔枝蜜·····	杨 朔(346)

雪浪花·····	杨 朔(349)
海市·····	杨 朔(354)
香山红叶·····	杨 朔(363)
樱花雨·····	杨 朔(367)
渔笛·····	杨 朔(371)
茶花赋·····	杨 朔(378)
灯·····	周立波(381)
独轮车·····	和谷岩(385)
记一辆纺车·····	吴伯萧(392)
北极星·····	吴伯萧(397)
黄河上的巨人·····	吴烟痕(404)
夫妻船·····	柳 杞(412)
一九五五年春天在皇甫村·····	柳 青(415)
王家斌·····	柳 青(424)

英雄黄继光献身的一刻

连长：万福来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晚十点钟，我们紧跟着强大的反击炮火，一口气收复了“五九七·九”高地右侧的六号、五号、四号三个阵地。眼看这条起伏的山腿子就要被我们全部占领的时候，敌人主峰周围和零号阵地上残存的火力点突然复活了；上下交织成一片火网，向我们恶毒地飞盖过来，把我们压在主峰下面零号阵地的山脊上。这时我们的炮火已按时延伸射击了，前进的障碍必须我们自己来扫除。突击部队停下来，利用弹坑和敌人的尸体隐蔽自己。这时阵地上升起照明弹，此落彼起，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我清楚地看到，距离我们五十公尺远的零号阵地前沿是两个并排的火力点，掩护着后边几公尺处一个屯兵的大炸弹坑；再后边三十公尺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地堡，这些火力点把山头变成了一个不易接近的顽固的碉堡。

现在，我连突击力量仅剩十六个人了，其中只有九个是战斗兵，要拿下零号阵地，困难是相当严重的。我和指导员冯玉庆同志计划，无论如何要继续反击，否则，天一明敌人必然依托零号阵地进行反扑，这一条山腿就守不住，那时我们的血就要白流了，今后要支援“五九七·九”退守坑道的同志们作战，重新反击，又得花多大代价啊！因此，我下定决心，剩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我立即把这九名战士组成三

个组，编为我连战斗作风最硬的“功臣第六班”，准备对零号阵地上的地堡进行爆破。

这时，营参谋长张光生同志带着通讯员黄继光来了。他听了报告的情况后，斩钉截铁地说：

“不论花多大代价，天明以前一定要把零号阵地拿下来！”

执行爆破任务的第六班第一组的战士们，在密集的炮火下接敌运动中牺牲了。第二组跟着上去。一连三个组的同志们都英勇地倒在敌人的火网下。参谋长看着前仆后继的战士们不住声说：

“英雄！英雄！”

但情况是更加严重了，叫谁再去呢？有战斗经验、能够担当这个繁重任务的，只有我跟指道员冯玉庆同志和两名通讯员了。这正是党和祖国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时候。我向参谋长请求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冯玉庆同志同时也向参谋长请求参加爆破。

参谋长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站在他身旁的营部通讯员黄继光挺身而出：

“营长，把任务交给我吧！”

参谋长一下握住黄继光的手，我看见他两眼闪光，显得十分激动：

“好！黄继光同志，你是青年团员，我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我连的两名通讯员吴三羊和萧登良，在我和指导员要求任务的时候，早就着急的不行了，也要求参加，于是就决定他们三人再次组成“功臣第六班”，并指定黄继光任班长。

他们把冲锋枪搁下，皮带间插上手榴弹。黄继光从怀里

掏出抗美援朝纪念章，萧登良也掏出纪念章和日记本交给我们。参谋长向他们说：

“为什么要留下纪念章呢？这是祖国给我们的荣誉，应该带上它打仗，去创造更大的光荣！”

指导员给他们三个重新戴好纪念章，拉着黄继光的手嘱咐说：“好，去吧！要机动灵活。我们等着你们的胜利！”

黄继光望着指导员的脸，说出了自己崇高的心愿：

“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从入团那天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入党。这次执行任务，若是我能够上党员的条件，请首长介绍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党一定会吸收忠于祖国、勇敢作战的人，你放心去战斗吧！”

参谋长以坚定的口吻，又一次地叮嘱他们：

“同志们，祖国人民的代表就在身边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用胜利来回答祖国人民。”

“请告诉祖国人民，告诉慰问团的同志，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黄继光回答罢参谋长，就带着两个战友向敌人火力点匍匐前进。

参谋长望着黄继光同志的背影，松开咬紧的嘴唇，说：

“他们会胜利的！”接着又对我说：“万福来同志，你们要及时报告情况，我去组织人员来支援你们。”他说着就转身向后爬去。

我的眼睛紧盯着这三个战士在敌火下跃进的身影，他们灵活巧妙地利用弹坑和射击间隙隐蔽地前进，在到达敌人最近的两个火力点时，黄继光指挥两位战友散成三角队形火速向前爬去。火力点突然向他们开火了。只见最前面的吴三羊迅速扑进一个炸弹坑里。一下子左右两个火力点同时响起震

动山岗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山梁。从烟火幕隙中看见那些隐蔽在弹坑里的敌人惊慌地向后面鞍部溃逃。黄继光和他的两个战友用手榴弹追着敌人。一阵激烈的战斗后，顽抗的残敌逃进了最后一个火力点，立刻，主峰周围和零号阵地上的机枪、炮火又集中火力向我们打来，阵地上又是一片迷迷濛濛，什么也看不清了。

指导员冒着炮火跑上去指挥他们继续战斗。营参谋长组织的四个同志也上来了。我正准备再拿上一个组去，忽然，萧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

“连长，快拿手榴弹来！”

“怎么样？他俩也负伤了吗？”

“吴三羊牺牲了。黄继光负了轻伤，不要紧。”他一面接着手榴弹，一面说，“敌人炮火太密，人多了伤亡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你放心！”

敌人炮火稍稍减弱了些，阵地上烟雾散开了，我又望见黄继光在得到弹药补充后，不知向伏卧着的指导员和萧登良说了些什么，身影一晃又前进了。

离敌人那个地堡很近了。敌人显然发觉了他，火力猛得像拧开龙头的水管子，火光闪闪地向他喷射，曳光弹映出他那不大而结实的身子。在紫红色的烟尘中，他一连四次跃进，但四次都扑倒在地上。

没有比这再叫人紧张的时刻了。只见在敌人机枪数秒钟的间断里，一个黑黑的人影向前奔去，跟着是一声巨响，硝烟把地堡和人影都遮没了。我心中一阵高兴，正想带战士们冲上去，却看见烟尘中的火苗又喷吐出来，敌人的机枪发射得更加疯狂而凶恶了——显然没有击中。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候，那条黑影子倏地在飞腾的烟火中闪现了一下。“他还活

着！”我兴奋地自语着。只见黑影一连隐现了几次，但除了敌人机枪狂叫外，听不见爆炸声。

“为什么他不打手雷呢？”我和营参谋长都非常着急的紧盯着前方，几个支援上来的战士一个个握着手榴弹准备冲上去。

正在这焦心的一瞬间，冲天的烟雾中又出现了黄继光的身影。这回看得很逼真，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那里烟雾稀薄，只见他直起身来，伸开两臂，拥抱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

正在闪闪吐射的火舌骤然熄灭了，狂吼的机枪声低呻了两下，便完全哑巴了。

“同志们，冲啊！”在这刹那间所发生的一切，使我迅速的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跃起身来，激动地高呼着，带着战士们冲了上去。在弥漫的烟尘中，在空气为之灼热的火海里，我们登上了零号阵地，全部歼灭了顽抗的敌人。

原载《散文特写选》1953.9—1955.12

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介绍“志愿军一日”

巴 金

听见窗下的蛙声，我又想起了朝鲜。四年前我在开城附近一个村子里住过几天，晚上很少点蜡烛，免得成为美国飞机投弹的目标。我打开窗倾听月夜里的蛙声，我感觉到朝鲜土地的温暖。大炮在不远的地方轰鸣，朝鲜的小女孩在大树下的一块空地上唱歌。接着响起了一个中年女人的笑声。在战地上我看到的不是恐怖和死亡，却是无穷的生命力，是不可制服的勇气，是像迎春花那样开满山野的友爱。

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到山上去，在坑道里住了好几晚。每天跑过交通沟，通过封锁线，去访问前沿阵地的志愿军连队。深夜，敌人炮弹片落到坑道口，我出去看岗哨是否安全，年青人的笑脸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像这样的笑脸我每天都看见。在战争中的朝鲜，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的朝鲜，我不知见过了多少这样可爱的年青人。在仲秋的一个凉夜里，年青的指导员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因为我是从祖国来的客人。在志愿军的一举一动上，我都看到了对祖国的热爱。

的确，在朝鲜，我每天都过着兴奋的生活。在坑道里，在掩蔽部里，在农家的茅屋里，我不断地听到志愿军的指战员

讲的英雄故事。每天我也亲眼看见在我周围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四个字虽然是人们用滥了的成语，字里已经没有了歌声和眼泪。可是生活在朝鲜的土地上，生活在志愿军部队中间，不论是在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后，我都觉得：生活多么丰富！人们的感情多么深厚，多么强烈！这种感情都是用每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爱和恨，到必要的时候甚至牺牲生命。譬如，敌机投弹的时候护士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在困难的时候，战士们节省自己的粮食送给朝鲜妇女。战斗激烈、任务紧急的时候，每个人都勇敢地去迎接死亡。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志愿军的行动不仅引起朝鲜友人的眼泪，而且常常成为朝鲜妇女歌唱的题材。这些歌子会流传万代，因为它记录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在朝鲜我听惯了这样的歌子，我也听惯了志愿军写的更多的歌子。文工团同志们唱不完战士爱祖国、爱人民的深情，战士们也唱不完他们那种“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会写的就用笔写出来，会唱的就用嘴唱出来，不会写、不会唱、不会讲的就用行为表达出来。这一切里面都含有一样东西：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在志愿军中间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从我们农村里来的朴实、平凡的好青年。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里面何止千千万万！可是他们一旦到了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恨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他们就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事情，他们做得很自然，没有一点勉强，好像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一样。有一个朝鲜老大娘跟我谈起来，他说志愿军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感情，只有爱和恨是共同的。谁不爱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祖国和人民？谁不爱勇

敢、勤劳、活泼、热情的朝鲜人民？谁不爱和平建设的劳动生活？谁不恨将美丽的城市沦为废墟，使和平人民血流遍地的敌人呢？在这尖锐的斗争中，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得到培养而开花了。

像这样的花朵在朝鲜每一寸土地上都找得到，他们点缀了朝鲜的美丽的河山，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不了它们。一切现代化的武器在它们跟前都失去了效力。它们向全世界发射光芒：暴力终归要失败，和平终归要恢复，正义终归要伸张。生活在朝鲜的人哪一个不曾为它们歌唱？访问朝鲜的人哪一个不曾有过感激的心情？什么人能够不用它们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多少人从它们那里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

在朝鲜的时候我常常同朋友们谈到这个，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应该写，应该多写，让每个中国人都看到这样美丽的花朵，可是要靠我们写是不够的，而且我们的笔又是多么软弱无力！倘使参加实际斗争的志愿军指战员们能够动笔写出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多么好！倘使发动志愿军写出他们的英雄事迹，哪怕是一鳞一爪也一定含得有发光的珠玉般的东西；要是把它们凑在一起，一定会是一幅很出色的大画面。

现在“志愿军一日”终于在大家的盼望中出版了。这是一部空前的书。这是多少英雄们的创作，它不仅是充满热情的文章的总集，更重要的，它还是实际斗争的记录，而且还是充满献身精神的行动的总结。执笔的人都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指战员，他们写那些给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情，从副司令员杨得志到战士朱友恒，每个人都写得那么朴素，那么诚恳，那么真实，没有丝毫的夸张，而且不带一点文艺腔，却又那么动人。每个人的叙述都证明一事实，他曾经为他写的每一

句话付出过很高的代价。就拿指挥部队“突破临津江”的杨得志同志来说，他为着组织这个战斗花费了多少心血，他当时是以全力从事的。他知道自己要是稍微有一点疏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伤亡，甚至不能完成任务。打仗不比写文章，错了没法改正。再拿万福来连长来说，他的关于黄继光烈士的报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他的文章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叙述。但是先有了通讯员黄继光用身子堵枪眼的英雄事迹，才有万福来连长的激动人心的文章，而且万福来同志本人在战斗中也多多少少贡献了自己的鲜血。“连中三元”的战士朱友恒同志不管自己胸前一大片血迹，咬紧牙冲出工事，用火箭筒打坏了敌人的装甲车。可以说，他的文章是用自己的血写成的。他不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他是抱着必死必胜的决心在参加战斗，所以他的笔下的每个字都有很大的重量……。

我用不着再举出更多的例子了。那些不朽的文章比我的话更有力量。我说“不朽的文章”，并非盲目的颂扬。我相信，它们里面流露出来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可以万古长青，连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也会在它们里面找到温暖。每一个诚恳的读者都会从“志愿军一日”中得到益处：你读它，认真地读它，它会使你变得更好！

原载《解放军文艺》1956.9月号

从镰仓带回的照片

巴 金

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傍晚，天空出现了淡淡的红霞，连柔毛一样的雨丝也终于绝迹了。我满心希望见到明天早晨的太阳，还和朋友约好明天上午到虎跑去喝茶。晚上我打开了几天的玻璃窗门，坐在写字桌前看书。忽然有什么小东西凉凉地贴在我的左手背上。我吃惊地抬头一看，原来手背上和垫在桌面的玻璃板上密密麻麻聚了不少的小雨点。……

雨越下越大，不到一个钟点，窗前廊上居然有了荷荷的流水声。这么一来，我连书也看不进去了。窗门关上后，屋子里又很闷热。我便拉开写字桌的抽屉取折扇。扇子取出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用它。我在翻看同时拿出来的一叠照片。

照片全是今年四月在日本镰仓拍的，每一张上面都有我，不用说也有别人。我翻看它们，只是为了消除我心里的烦躁：我受不了好像永远下不完的雨。这些照片使我想起了两个月前在镰仓过的那些日子，它们还给我保留着春天的明媚的阳光；只有一张是在雨天里拍的，陌生人在这有花有树的照片上看不到柔毛一样的雨丝，可是我明明记得当时的情景。

和光旅馆客厅外面的廊子在我的眼里显得格外亲切。廊下绿草如茵的庭院里有过我不少的足迹。我多么喜欢我们在镰仓度过的四个清晨，我跟着木屐，踏着草叶上的露珠，走下弯曲的石级路，一直走到那所小小的茶屋，有时在一棵发

青的矮树前停留一阵，或者坐在干净、清凉的大石上享受暖和的阳光。我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庭院中接待过许多朋友；敞亮的饭厅里常常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和融洽的谈话；我们坐在客厅里一张当中可以生火的小方桌的四周，和朋友们进行过多少次恳切的交谈（在那些时候我们作了整个旅馆的临时主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窗一柱、一桌一椅都是那种比酒更浓、比花更美的友情的忠实见证。

我们在镰仓也曾遇到雨天。雨时大时小，从早下到晚。可是雨并不能妨碍友情。有多少人打着雨伞来访问我们，我们也冒着雨走过不通汽车的泥泞小路，到朋友家作客。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就是在这个雨天来访问我们的。她在我们的小说客厅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我只参加了最后两个小时的谈话。照片大概是在午饭后回到客厅之前在廊上摄的。有吉佐和子姑娘靠着一根廊柱，前刘海下面丰满的椭圆脸上还带着她常见的微笑。在东京我们不止一次、两次见到她的笑容。可是坐在镰仓和光旅馆客厅里的小方桌旁边沙发上，她却微微埋着头，严肃地谈她自己的事情。美国人邀请她去“留学”，她住了一个时期，深深地懂得了种族歧视的意义，回到日本，马上学习中文，下决心要到中国访问，认识新中国。我见到报纸上的预告，她的一个长篇就要在日报上连载了（有人说不止一个）。据说她还在计划写一部关于原子弹受害者的长篇小说。我知道她写过短篇，替广岛的受害者叫屈诉冤，在谈话中便提到广岛的惨剧。我一句唤起了她许多痛苦的回忆。她的头一句答语就是：“去年在广岛还有一百几十个原子病人死亡。”

去年！这是原子弹爆炸以后十五年了。在客厅里宾主五人中，除了正在讲话的客人外，只有冰心大姐到过广岛。她在

广岛看见一所极其漂亮的大建筑物，说是美国人办的原子病研究所，可是从未听说哪一个病人在那里得过一点点帮助。

“是啊，美国人在广岛修了许多漂亮房子，想掩盖那个罪恶，可是广岛人不会忘记它。他们设立这种原子病研究所，不是来治病救人，只是为了研究病人的痛苦，拿病人来作实验，看原子弹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有吉佐和子姑娘依旧声音平平地、细细地讲下去，有时微微抬起头，左手始终放在右手上面，就像我现在在照片上看见的那样，微笑早已消失了，但是她好像把痛苦和愤怒全埋在心里，不让自己露一点激动的表情。不管这些，她的话通过翻译的口却成为愤怒的控诉了。翻译同志早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小方桌的一个角上，他坐在那里，常常提高声音，挥动拿铅笔的右手来表示他的感情。

“在广岛流传着种种的故事。据说，饮茶可以治疗原子病，又说喝酒能使原子病断根，所以有些人家连大带小拚命地饮茶喝酒。可是会有什么结果呢？我的一个短篇就是这样开头的：有人到广岛去探亲访友，看见主人发狂似地拚命叫孩子喝酒饮茶，觉得奇怪，主人便讲起原子病的情况来。”

声音仍然是平平的、细细的。然而脸色有了改变了，两道弯弯的细眉微微聚起，看得出一种极力忍住的忧郁的表情。她默默地望着自己胸前叠在一起的两只手，等翻译的同志闭上嘴摊开笔记本的时候，便把身子略略俯向前面，又说下去：

“我认识一位广岛姑娘，她生得非常漂亮。原子弹投下来的时候，她才七岁，今年二十三岁了。可是她不能不成天躺在床上。她站起来，走几步路，就会摔倒。稍微用一用思